

编辑：陈朋 美编：石岩 组版：洛菁
2014年2月24日 星期日

汝多知乎

三五十人，不成气候

在宇宙里有这样一颗行星，它的身边有三颗太阳，太阳的运行轨迹毫无规则，行星上的世界也跟着冷热交替。在正常的恒纪元里，人们繁衍生息，创造文明。而在气候突变的乱纪元里，他们集体脱水，进入长久的休眠，等着天气温和时再浸泡复苏……

这是科幻小说《三体》开篇不久的一幕场景。

在这部小说里，到处可见这样的奇幻想象，同时又不乏严密的逻辑。《三体》被称作“真枪实弹的硬科幻”，它的粉丝雄赳赳气昂昂，将之奉为中国科幻史上的神作，甚至要和《星际穿越》一比高下。

投资两亿，拍摄六部，由“好莱坞特效团队+国内一线明星”合力打造，史诗级国产科幻大作，这是《三体》电影蛊惑人心的宣传。于是科幻迷摩拳擦掌，准备迎接中国的科幻电影元年。

但当概念预告片出来之后，粉丝的玻璃心碎了一地。有人吐槽预告片的画面是“屠龙宝刀点击就送”的廉价网游质感，一股草台班子山寨味儿扑面而来，里面的特效与《星际穿越》相比，差别之大有如刀耕火种与工业革命。

“不要对《三体》电影抱太大希望。”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吴岩直言，“中国的电影产业链还不完备，缺少人才，要配齐起码要五年十年。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搞科幻，我们已经晚了五六十年。”

产业链还是后话。中国的科幻“基石”尚未建

好。《科幻世界》主编姚海军说，影视化需要大量故事的积累，这是最根本的，但在中国科幻文学三十多年的发展中，作家有限，长篇小说屈指可数。

确实是这样。在这个尚显小众的圈子里，全职作者用两只手就数得过来。在原科幻电子杂志《新幻界》主编、科幻研究者三丰的统计中，21世纪有一定代表性和知名度的科幻作者大约30人。科幻作家陈楸帆说，目前能够持续创作科幻作品的作家不超过50人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科幻作家的发文途径也不畅通。

12月11日，有二十年历史的老牌科幻杂志《新科幻》停刊，业界一片唏嘘，纯科幻刊物仅剩《科幻世界》。网络据点也屈指可数，只有蝌蚪五线谱网等三五家，不成气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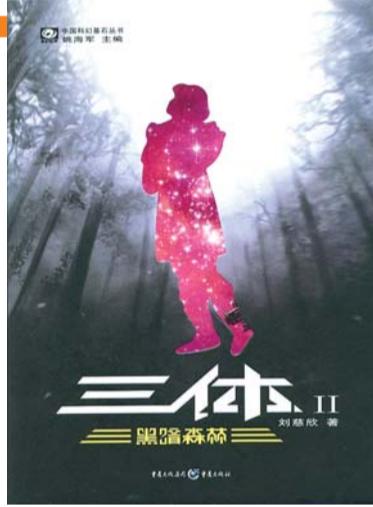
“现在处于纸刊衰落和电子平台崛起的空当期，商业化电子平台还没做出来呢，传统纸刊已经撑不住了。”三丰说，“现在的科幻创作，长篇很少，每年十来部就算丰收了，中短篇每年200篇左右吧。”

写科幻的人少，看的人也少，因为它不是那么吸引人。“现在很多作品不能引起大众注意，是因为质量还不行，好的人物和情节不多。”吴岩说。即使赞誉最高的《三体》，其缺陷也是很明显的。“《三体》也不是没有缺点。”吴岩说，“构思的丰富，规模的宏大、价值观的严峻，掩盖了它的不足。但如果对它做作品分析，可以吐槽的地方也不少。”

中国的顶尖科幻作品尚且如此，遑论其他。



中国科幻炼不成记



最近有两个事儿，让久违的中国科幻文化圈又热闹起来：一是《星际穿越》上映，二是《三体》要拍电影。

然而，作为舶来品，科幻在中国沉浮三十多年，仍然是未孵化的蛋，作者稀少，好作品稀缺，产业化还在火星上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

科学与人文一直在较劲儿

发展了三十几年，还是不成气候，中国的科幻究竟缺少什么呢？

从源头上追溯，科幻是西方舶来品，有着西方的精神内核。它是扦插的枝条，虽努力适应中国的土壤，但水土不服在所难免。

中国幻想文学的源头是神话传说，后来发展为志怪小说，如《山海经》、《镜花缘》等。此外，还有一些神魔小说。而与传统有着亲近血缘关系的，是现在的玄幻文学。

随着网络文学的发展，玄幻文学积累了庞大的受众群。起点中文网上的热门玄幻作品，粉丝往往以数百万计，像玄幻小说《斗破苍穹》，仅百度贴吧就有100万关注者。相比之下，《三体》的七万关注者显得很寒酸。据科幻作家刘慈欣2011年的估算，全国的科幻迷仅有50万-80万。

玄幻小说往往远离现实，自成天地，主角在里面上天入地，修仙求道，只需要想象力，不需要科学性。“中国的设定传统，不是靠自然规律的严谨，而是靠道德规律的严谨，所以我们不觉得玄幻设定有问题。”吴岩说。

科幻作者和科幻迷很多时候更关注科学的设定。“科幻小说对我的最大吸引力在于，它将最严谨的理性思维和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完美结合。”科幻作家陈楸帆说。

三丰则认为，科幻最大的吸引力在于各种可能性的思维实验。“举个

例子，《平面国》这部19世纪末的经典作品，其实没什么人物情节，我称它为‘纯思维实验科幻小说’，我照样看得津津有味。”

科学是呆板的，人才是精彩的。普通大众更感兴趣的是人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读者最为热衷的。

科幻小说中的人物塑造，恰好是它的软肋。就像《三体》，最受诟病的无疑是里面的人物。简单化，缺乏鲜活的血肉感，让这本书里的主角有点衬不上恢弘的设定。主角之一程心被称作圣母，她做事不合常理，让最忠诚的粉丝也恨得咬牙切齿。而刘慈欣曾说过，他小说里面的人物就是完成科幻构思的工具，《三体》里的人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的总和。

其实，好的科幻作品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，以鲁迅的话说，就是“经以科学，纬以人情”。很可惜，中国很多作品无法平衡这二者。

“作家把科幻变成一个点子的生发，或者一个故事的完成，这样的思考模式不对。要整体去感觉时代带来的变化，想象人类在宇宙中的命运，不是说戴个高科技眼镜就是科幻了。”吴岩说。

《科幻世界》主编姚海军认为，这与我们的文理分科有关系。“理工科的学习和工作都跟科技有关，作品倾向技术狂想和理论推演，而一般文科作者更多考虑技术对人文的影响、现实与虚幻的关系，以及对文明的反思。”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三体》的作者、科幻作家刘慈欣是个工程师。

现实的引力太大，动力不足

《星际穿越》的主题是穿向未来，其实穿越在中国并不冷门。不过，国人喜欢向前穿，往深邃的历史里穿。

立足现实，向前看，还是向后看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景。

武侠大师黄易的《寻秦记》开了穿越小说的先河，穿越剧和穿越小说热度一直不减。晴川穿回清朝去当官女，上演宫心计，让观众看得过瘾。

由此看来，穿回古代去改写历史，而不是穿到未来去创造现实，似乎更合中国人的胃口。

中国的历史穿越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，毕竟是五千年的历史，随便穿到哪个朝代，都挺吸引人眼球的。西方不然，尤其是美国，几百年的历史，向前穿越没什么可穿的，那就索性往后看。

相较而言，在中国，尽管科技兴国的口号喊了很多年，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，实力还是有差距。

“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科幻高潮正好对应‘科学的春天’，1999年科幻高考试题引发的热潮对应科教兴国战略，而今‘三体热’隐隐对应中国的大国崛起、航天战略和互联网精神。”三丰说。

科幻在中国的发展，一直离现实太近，向未来穿越的动力不足，就像刘慈欣说的，现实的引力太大。

但科幻应该是立足现实，投向更远的远方的。“科幻最大的作用是提出问题，提出那些传统文学没有提出的问题，思考那些行走于坚实大地上之人视野无法企及之处的问题，甚至超越时空的界限。”陈楸帆说。

科幻作者和科幻迷是来自未来的人。“我们是一群正在人群中出现的神秘异类。我们像跳蚤一样在未来和过去跳来跳去，像雾气飘行于星云间，可瞬间到达宇宙的边缘。我们进入夸克内部，在恒星的核心游泳……我们现在像萤火虫般弱小而不为人知，但正像春天的野草一样蔓延。”刘慈欣在《我们是科幻迷》里如是写道。

“科幻作家就像杞人忧天中的杞人，可能很多人会视其为疯子，但确实会有很多人因为他的疯言疯语而开始仰望星空。”陈楸帆说。

可是，习惯脚踏实地的中国人，何时才会抬头仰望星空呢？

或许就像网友江波在《新科幻》停刊时说的，“时间会有合适的出口”吧，我们期待着。